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一

賀瑒子革　弟子琛

司馬褧　顧協

徐摛子陵另見陵子儉份儀

鮑泉鮑行卿　行卿弟客卿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玄孫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為儒宗矣舉明經為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為太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謂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

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於館所著禮議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革字文明少以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

論語毛詩左傳為東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為邵陵王綸湘東王繹武陵王紀講禮後為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為民吏所懐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禄代耕不及為養在荆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談吐

深為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卒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黄門郎兼著作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閱便通義禮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養母雖自執舟檝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絜坐之聽授終日

不疲湘東王繹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
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
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
往復從容義禮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令且
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明頹然溉言之王請補
郡功曹史琛以母老固辭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
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
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名補

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梁武帝聞其有學
術名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
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累遷
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
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
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
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為父非關唯得為子已身不得也

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丈言己可娶大功之丈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

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
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是有礙則冠子嫁子
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所惑也又令
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
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如降小
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
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為稱下殤今不言
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

之身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朞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朞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夫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服輕頓成殺畧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

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
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
功言下殤則不得通于中上語小功又不得兼于大功
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
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所疑也
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
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産
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奏坐免官後為通直散騎常

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
所創定每進見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下
下有賀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帝
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啟陳大略其一曰
今北邊稽服政生聚教訓時而天下戶口減落
資治通鑑有曰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衰削
更相呼擾惟事徵斂
國家於關外賦稅益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民

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道

梁書又載曰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郡大縣舟舸啣命窮晝之鄉亦皆必至屬所搔擾深為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繁黠長吏又因而貪殘細民棄業流亡者多雖年降復業詔下蠲租文而終不得反其居

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移靡使之然也

梁書又曰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又燕喜相競

誇豪

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産不周一燕之資而

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卧舞女

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如故今厮賤微人皆盛姬姜

務在貪汚爭飾羅綺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剥削雖致貲

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

破數家之産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

為歎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少今所費多如復傳翼增其摶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于反掌其三事曰今斗筲之人藻梲之子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長弊增奸寔由於此今誠責其公平之效黜其殘愚之心則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

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令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
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

梁書又曰令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
肆應所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家
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于後應多即事未須時
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無益妨民所宜除除之
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討名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
宜時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

聚力

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

梁書又曰自普通以下二十餘年刑役薦起民力彫流令魏氏和親疆場無儆若不及此時息四民省國費令生聚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國斃民疲安能遠畧事至方圖知不及矣

書奏帝大怒名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

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卿珥貂紆組傳問洽聞不
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
梁書曰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
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猷替莫不能言正旦
獸罇皆其人也
卿云今北邊稽服政生聚首訓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
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
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

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不從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婦女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十圍今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又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

梁書又曰其餘條陳並宜具列極言其事傳聞重奏

當復省覽庶亂羊求除害馬長息

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為中軍

宣城王大器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儒注凡百餘篇

司馬褧字元表河內温人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褧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於表釋卷沛國劉瓛為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

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裴修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
創定禮樂裴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
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决焉
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績長史行府
國并石頭戍軍事裴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
長名問訊不限日還晉安王綱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
吾集其文為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顧協字正禮吴郡吴人晉司空和六世孫幼孤隨母養

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禄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
邱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欲枕石漱流
水永嘆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
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雅重焉初為揚州議曹
從事史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嘆曰江左以來未
有斯作為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宏聞其名名掌書記
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
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憺厚資遺之送喪還

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惟協一舫觸石得活咸謂精
誠所致張率嘗薦於武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
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已
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鄉澤卿便稱敕喚
出於是以協為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繹參軍兼記
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表薦之
梁書載繹表稱其行稱鄉閭學兼文武安貧守靜苦
執貞退雖行年六十可謂東都遺寶

郎名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燬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自為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先示協時輩榮之卒官無衣以歛士子嗟嘆帝悼之為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温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

發口人服其清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群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一字士績父超之梁大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大通初王總戎北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為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别春坊

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始帝聞之怒召摛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釋意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官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横應荅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閒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中大通二年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靜教民禮義勸課

農桑期月風俗便改秩滿為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姪女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問摛摛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嫻命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月戚

屬不相聽者夫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畧從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臺城時簡文以太子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曰貞長子陵最知名見文學陵子儉份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為人

妻以女梁孝元名爲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孝元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孝宣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

陳書有云轉禍爲福未爲晚也

紇默然不荅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

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僉紇於是遣僉從間道馳還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僉監昭達軍紇平爲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盡息累遷御史中丞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摠望重一時爲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份少有父風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爲海鹽令有政績入爲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二日陵疾豁然

念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父幾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
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終於湘東王繹諮
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
傳兼有文筆少事孝元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
之外無出卿者後為通直侍郎常乘高幰車從數十左
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
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

鮑通直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及孝元承制累遷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孝元大怒命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討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新破軍師養銳待敵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我竟陵甲卒數經行陣召之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鄉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孝元大怒械繫僧辯時人比泉

鄱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孝元乃數泉二十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僧辯代泉爲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鏁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鏁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

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憒憒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
啟陳淹遲之罪孝元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陵
王綸於郢州郢州平孝元以世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
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
牀騎背為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侮景
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
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閉門城陷賊
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

還乃殺泉江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沉於江如其夢

梁書曰泉友人夢泉得罪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噴之又夢泉著朱衣行水上復告泉曰君勿憂尋見免矣因說其夢俄見任如夢與此不同

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得學大才稱後累遷步兵校尉上玉璧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及拜步兵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

校實大校例如此有葉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并才藝知名俱為湘東王繹五佐正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為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衆蓋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為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陵陵王紀見害

論曰有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於賀瑒賀琛司馬褧其得之矣顧協清介足追古人徐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泉本文房之士每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二

王神念子僧辯　　羊侃子球鴉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少好儒術尤明内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城武陽宣城

内史皆著政績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
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
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
毁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衛将軍卒於官孝元初追贈
侍中中書令謚曰忠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
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絶羣伍時復
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
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将華少有勇力容貌

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

梁書曰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為賊擒遂降之

卒於侯景軍中神念次子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氣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孝元後為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時有

安成望族劉敬躬于田間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遂謀作亂遠近响應孝元命忠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成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擒之又討平安州反蠻以勇畧稱孝元除荆州僧辯為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宗禮為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孝元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

梁書曰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

先屈膝于景方入朝

侯景悉取其軍實厚加綏撫遣歸竟陵倍道兼行西就孝元孝元承制以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孝元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孝元問僧辯僧辯以情對

梁書以僧辯之言入本傳而南史改入鮑泉傳今以梁書為是

孝元性忌以為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從賊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斫之其髀流血至地悶絶久之方蘇蘇即送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之其母脱簪珥待罪孝元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王詧軍襲江陵人情擾擾孝元出僧辯於獄

梁書曰元帝遣左右往獄問計僧辯僧辯具陳方畧以為城内都督俄岳陽奔退鮑泉力不能克長沙孝元

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並力攻圍遂平湘土還

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冦軍次夏首以僧辯為都督

軍次巴陵

資治通鑑曰湘東王繹遣王僧辯擊侯景遺之言曰

賊若乘不不勞遠下但守巴卭以逸待勞無慮不克

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上策也據夏

首積兵糧中策也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

僧辯可以委任若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

盡兵疲破之必矣

聞郢城已没及據巴陵城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將進寇荆州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舟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城内是誰荅曰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肉薄苦攻

梁書曰景執王珣等至城下珣為書誘說城内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一艓屋櫂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莽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兕頭肉薄苦攻

城内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孝元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

梁書曰賊已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而上

城上放木擲火纍礨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更起長
柵燒城大列舟艦以樓艦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
洲岸引牂柯推蝦蟆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
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燒水柵風不利自焚
而退
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
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孝元以僧辯為
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

率巴陵諸將沿流討景攻拔魯山

梁書曰魯山城主支化仁景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

軍大敗之乃降

仍攻郢即入羅城又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城十丈

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入於城前鸚

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

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

梁書曰命給舟百艘以老其意

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擒子仙丁和等送江陵

梁書曰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遥率樓船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

孝元命生釘和舌臠殺之

冊府元龜曰時有沈禮明為吳興令子仙據吳興使召禮明委以書記之任禮明固辭子仙命斬之或救

免子仙愛其才終逼掌書記及子仙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搴得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禮明手

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船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孝元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戍並克

之先是陳武率衆五萬出自南陵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

梁書載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違天背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劬勞兆庶五十餘載哀景以窮見歸全其將戮之首功以非次之榮於景何薄而景長戟彊弩陵蹴朝廷踞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斫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屍不謂

為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

大行皇帝温嚴恭默復加忍毒皇枝襁抱以上緦功

以還窮力極俎豈有率土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

忍聞此痛而不悼心况臣僧辯臣霸先等荷臣湘東

王繹泣血之寄身當將帥而不能瀝胆抽腸共誅姦

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以稟靈含識戴天

履地今臣繹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

身尚在京邑臣僧辯等協和將帥必誅凶豎尊奉臣

繹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不推己讓物先身帥衆則

天地百神之靈共誅共責

辭氣慷慨皆淚下沾巾及發鷁頭中江而風浪師人感

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

使風息若是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

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

挾艦行甚迅疾

梁書曰王師次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挑

戰又以鵃舠十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過風電僧辯皆麾細船悉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皆赴水僧辯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石頭之斗城連營逼賊

景自出戰於石頭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

三國典畧曰初侯景未平僧辯獻嘉橘一蔕二十五

子於湘東王王荅曰凱歌之聲已極嘉瑞之橘遠臻
後果平景
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焚太極殿及東
西堂僧辯雖有滅賊功而馭下無法軍人恣行鹵掠驅
逼居民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城至東城被執縛者男
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呌震響京邑失望于是翻思
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横東追景僞行臺趙伯超自吳
松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

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
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
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功德僧
辯懼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兵老夫雖濫
居戎首何力之有於是逆寇悉平孝元即位授鎮衛將
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
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禮蕭
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

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出究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孝元分為東西都督俱命南討尋洪雅降納而以為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事為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時時納等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衆衝

闘艦亘水陵山時天氣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起升天五色分明遶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巳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綸河東王譽桂陽嗣王慥三人並為孝元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加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以求福又造二艦一青龍艦一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餘丈選其中

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逼賊賊不敢交鋒
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陸攻之親執旗鼓
以誡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疊圍之而
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吴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
梁書曰肘杜崱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百餘人因
與賊交戰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入
僧辯尚據胡牀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
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

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該懼孝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紀敗績是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聞之馳報江陵孝元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東關以拒齊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璜會瑱於關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

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孝元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世子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

梁書載母曰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

雖克復舊都功蓋宇宙每謙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重

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護喪事謚貞敬太夫人因靈
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西魏相
宇文泰遣兵及梁王詧合衆將襲江陵孝元徵僧辯於
建鄴為大都督荆州刺史
冊府元龜載敕曰泰背盟舉谷國家猛將多在下流
荆峽悉非勁勇公宜星夜就路以赴倒懸 梁書曰
僧辯處分既竣乃謂元帝使李膺曰魏兵驍猛難與
爭鋭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抵其後路千里饋糧

尚有饑色況魏越數千里乎此孫臏克龐涓時也
未至荆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
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內外諸軍事録尚書與
陳武恭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淵明為梁嗣僧
辯初不納及淵明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散騎常侍
裴之璜軍敗僧辯懼遣左民尚書周宏正至歷陽迎淵
明攷詳淵明傳淵明求渡衛上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
受散卒千人并遣龍舟法駕往迎淵明濟江日僧辯擁

檝中流不敢就岸末乃會同于江寧浦淵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武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頠遽走出閤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頠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頠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

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分且為第三子頠許娶
陳武章后所生女未婚而僧辯母亡
梁小史曰霸先女與陳子高私通絕愛之嘗書詩於
白團扇以遺子高會僧辯有母喪未及為頠娶子高
嘗陵其侶因竊扇與頠且告之故頠怨恨以語僧辯
用他事停婚霸先不知其故疑僧辯先圖遂襲僧辯
雖情好甚密其長子顗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
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兵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

軍江盱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盱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惟侯安都周文育外人但謂江盱徵兵拒齊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則俱死後期得免斫頭耶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克之時壽春並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譎殆天受也

愚按此史臣佞語以成敗論耳與人推心結姻而啚

之非譎而何善乎予友朱照芑史糾曰忠梁者僧辯也賊梁者陳霸先也僧辯所短在誤迎貞陽耳於梁實有再造功姚伯審父子代為陳史詆僧辯及柳仲禮趙伯超屈膝侯景夫殺景者僧辯也初見勢不可為姑隱忍圖得當及力能制賊則剸刃仇腹雪國恥事有補而義無嫌且師援臺城仲禮實盟主時僧辯偏將耳白幡解軍僧辯尚思一戰仲禮靦顏媚賊望風送款則屈膝於景者仲禮非僧辯即降在禍稗事

難立異為首為從應不同科史臣當為賢者諱削而不載以明實錄不然亦宜效太史公立傳法不見本傳而見他傳以彰錄功掩過之休今皆反是不過廣陵之襲霸先作賊曲借此相婿代為釋慙耳掩莫大之功而橫加以辱人賤行之名安乎傳復云霸先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此時僧辯功名已重霸先名地實微何由得畏總之梭人北門之管結人姻婭之戚倏然及噬事在不圖僧辯以大度亡身霸先以猾賊竊

國姚史高下在心斷直筆矣

顗承聖初位侍中魏克江陵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顗聞之乃出郡城南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絶顗弟頒少有志節恒隨梁孝元帝及荆州覆滅入于魏

愚按隋滅陳後頒掘陳武陵焚其骨投水飲之宜附於後以結復仇之局

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

遇害僧智弟僧愔位兗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隷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圖之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愔復得奔齊

三國典畧曰僧愔與侯瑱共討江曲侯勃吳州刺史羊亮說僧愔襲瑱而反以告瑱瑱攻之僧愔奔齊與此不同

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

天嘆曰讎恥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身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惜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高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路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荊州孝元以為羅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邱以功為太子右衛率後任秦州刺史嗣産先在建鄴嗣宗自荊州滅亡中得逃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甥復為比邱慧遇所藏得脫

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刃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
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共圖陳武陳
武遣江旰説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齊文宣授為儀同
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請復兵於齊與任約王畢度舉
同心渡江及戰敗嗣徽墜馬嗣宗援兄見害嗣彥為陳
武軍所擒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畢得歸北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祉北有有傳侃少有瓌偉
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

梁書曰尤好左氏春秋孫吴兵法

弱冠随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没指魏帝壮之賜以珠鈒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為偏將隸蕭寳寅往討之躬殺天生

梁書曰侃潜身巡整同射天生應弦即倒其衆即潰以功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

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

梁書載祉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

附本朝

至是將舉衆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率精兵三萬攻之不克仍築十餘城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孝明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為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

繼至栅中矢盡南軍不退乃夜潰圍出一日一夜乃出
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
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
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並其兄默及三弟恍給
元皆拜刺史
梁書曰侃以安北將軍梁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
討武帝召侃問方畧因曰知卿願為太尉同行侃曰
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未嘗願與元法僧同行北人

雖謂臣為吳南人已呼臣為國令與法僧行猶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凶奴輕漢高祖強侃使行以為大軍司馬謂曰此官廢久特為卿置之軍罷入為侍中

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長二丈四尺周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

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提稍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帝又製武宴詩三十韻試侃侃即席上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啟尚方仗不堪用帝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獘於仗粗後都督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

異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禮後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廬公彌見盡美然公羊意猶未釋客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官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太元年為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淵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頻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

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䇿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綸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䇿令王質往侃曰今兹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區分階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

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惟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懦而無謀軍旅指撝一決於侃胆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恐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滅火射殺數人賊衆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為尖項木

驢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
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臨城城中震駭侃
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
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觀之及
車動果倒衆皆服賊頻攻既不捷且築長圍朱異張綰
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
故長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若擊之出人若少不足
破賊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此乃示弱

非騁王威不從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梁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子鷟為景所獲執至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未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啟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

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人臣豈宜至此
梁書曰吾荷國重恩當稟廟以掃大逆
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在北日久久挹風猷
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
為北人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
戰不能禁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
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
嗣侃少雄勇膂力過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

弓嘗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丈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御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艖䑺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

樂乘潮解纜臨波置波綠塘傍水觀者塡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詔命侃延同赴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寛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醉於舟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掛意命酒不綴孺才慚懼自逃侃慰使者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鶤字子鵾隨侃臺城内陷竄於平陽侯景以

其妹為小妻呼還待之甚厚以為庫真都督及景敗鵾密圖之及隨景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豆州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鵾與王元禮謝答仁弟葳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為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鵾拔刀斫之景走入

舟中以小刀抉舟鵾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歲雞以景命召之斬於京口孝元以鵾為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後破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鵾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聞僧辯敗及還為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少驍勇仕郡為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

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懸瓠應接景仍為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景敗於渦陽東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懼頓軍入淮上及景反

資治通鑑曰景邀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朱异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為敕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放之景益無所憚啟上曰如臣事是實應罹國憲若蒙照鑒請戮鴉仁

鵜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鵜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於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鵜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効以荅重恩

梁書曰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茍活以至於今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臨死自言報効不忠因泣下後鵜仁兄子海珍知之

掘晷父伯並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侯景亂後以吳州刺史隨王琳念其名將子見禮甚隆然多酒無賴醉後為閽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所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不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釁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

之道於斯為得及時鐘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輿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旣同兒戲且類奕棋延敵開釁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何斯人而斯誤也哀哉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二